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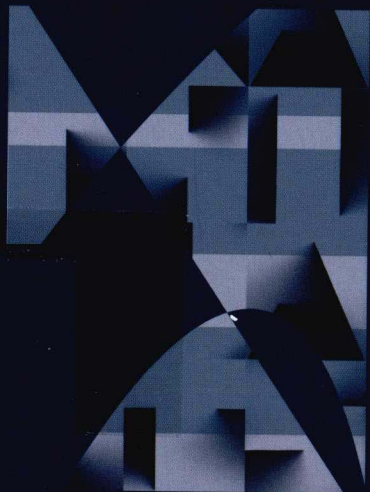
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

〔新西兰〕西蒙·杜林 / 著

李炳慧 / 译

CULTURAL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文化研究：
批评导论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

文化研究：批评导论

[新西兰] 西蒙·杜林 著

李炳慧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郑州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2014—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批评导论/[新西兰]西蒙·杜林著;李炳慧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649-1880-4

I. ①文… II. ①杜… ②李… III. ①文化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1796 号

First published 2005

by Routledge

2 Park Squar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Ox14 4RN

© 2005 Simon During

Reprinted 2010

书 名 文化研究:批评导论
著作责任者 [新西兰]西蒙·杜林 著
李炳慧 译

责任编辑 薛建立

责任校对 柴桂玲

封面设计 郭 灿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63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丛书总序

——国外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和研究趋向值得关注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就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就在于,它把研究的重心越来越转向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他们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这种批判,他们建构了一种文化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并将哲学研究的主题转向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二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加,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和物质生活水平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西方社会结构出现了分化,出现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分。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资本主义的高生产、高工资和高消费的引导下,朝着消费主义的方向发展,产生了非政治化的倾向。对于这一现象,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呈现出了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对人的控制不断加强,人们丧失了内心的真实需求、批判和否定能力,成为只知道追求物质商品享受的“单向度的人”,整个社会则成为无对立面的社会。可以说当代西方社会对人、人性的压抑在深度和广度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法兰克福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支配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当代西方人被以广告等大众媒体为主导的大众文化不断制造的“虚假需求”所控制和支配,进而把生存

的全部希望和热情放在追求物质商品消费上，同时人们的这种对物质商品的追求并非是自愿的，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由社会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更为可悲的是，当代西方人对这种异化的状态不仅不反抗，反而还沉溺于预期之中，这突出地表现在当代西方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文化和消费主义生存方式中。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新型的统治方式。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就是通过向人们许诺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实现的。但是，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必然使这些许诺最终落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称之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促使人们反思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的危害，使人从被商品的牵引中摆脱出来。针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述变化，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集中批判了“启蒙理性”。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启蒙理性”使得技术合理性思想盛行于西方，从而使得曾经是使人们从神话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启蒙理性”变成了极权主义的神话，并造就了完全充当代西方社会统治工具的“文化工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威廉·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则考察了西方“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的发展及其当代危害；此外，阿尔都塞、弗洛姆则详细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是如何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变为大众的社会心理的。可以说，这些理论路径和研究趋向直接导致日后文化哲学和“文化热”的兴起。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朝文化哲学的转向具有深刻的社会及文化根源。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和20世纪西方哲学运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内部的谱系密切相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实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突破知识论谱系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承接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的必然结果。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起了很大的作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是把这种历史主义的文化哲学同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学说结合起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是在西方古典人道主义的理论趣旨的引导下，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青年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批判理论，建构出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

不过，从伯明翰学派诞生以降，这种转向又有了新的发展趋向，

特别是活跃在欧美理论界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与 20 世纪整个社会历史进程同呼吸、共命运,关注着人类的精神状况和文化境遇,关注着发达社会条件下人的解放和自由。而这些正是 20 世纪人类社会演进的核心问题。如果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多的是关心“文化革命”,那么“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多的是关心“文化批判”,包括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现代国家批判、现代性批判等等。由于他们的研究紧贴社会实际,因此新一代的学者们的研究领域已不仅仅局限在哲学、社会学、美学或文学艺术,电影、电视、新闻、广告、互联网、流行音乐乃至语言、时尚、习俗、信仰……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他们的声音。总之,从美学的革命、从审美乌托邦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的转向,确实是 20 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点。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加潜心于研究现实生活问题。他们的研究动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因为,他们抓住了当今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核心范畴,他们的研究为我们全面理解 20 世纪后期至当今全球性文化危机和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范例。

如今,在全球范围内活跃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欧美新左派中已经产生了一大批国际著名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几乎涵盖了文化领域的各种问题,这些研究对我国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知道,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 21 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 20 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

近 20 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展开了深入的探讨。通过研究、讨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文化研究是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研究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乃至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

之间的关系。中国理论界也普遍接受哈贝马斯的观点,认为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理论界已经意识到,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视野中,文化研究已经不是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虽然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尽管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

当然,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理论界兴起的“文化热”,说到底是在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理论界普遍意识到了,要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建构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同时,理论界还注意到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有学者结合新文学的发展指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文学界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

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

同时我们也得承认,对“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研究成果,有些我们已经了解,有些还比较陌生。我们知道,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伯明翰学派的代表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一书与词典的本质差别在于对词汇“内在关联性”的重视。为了呈现这种关联性,威廉斯精心编排词汇,在按照字母排序的同时用“互相参照”的方式提醒读者注意词汇重要的关联,即在阐释词条时威廉斯有意识地将词语与其相关词语进行比照,并把该词放到不同观点中进行展示。与此同时,他在词条后列出“参照”词汇,这种回到词语使用的情境和与其他词语相互对应的特点,极大地影响了他那个时代之后的文化研究。很多学术后人继承了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路径。其中安德鲁·埃德加和彼得·塞奇威克著《文化理论:关键概念》正是威廉斯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路径的延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由于文化研究的综合性特点,也由于我们的知识储备的局限,在文化研究中,我们经常会面对诸多所谓核心话题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西蒙·杜林著《文化研究:批评导论》正是由一系列关于这门学科核心话题的短文组成,从电视到多元文化主义,从文化遗产到酷儿政治,作者几乎都有所论述。我们当今生活中的手机、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这些快捷的信息和交流技术,领先其他所有相关技术,加速了21世纪的生活节奏,增加了人们的期望值,也使家庭和私人生活作为安全的避风港最终破灭。这些现代化工具抢占我们的时间,迫使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处于什么地点都要成为工作的奴隶,本·阿格与贝丝·安妮·谢尔顿在《快速家庭,虚拟孩子》中这些所谓当代社会病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在西方,牛顿和笛卡尔出现后,21世纪的科学家们接踵而至。与“天”相关的真理被抛弃,只有相对知识被保留下来。许多关于物质世界的全新发现相继出现,思想家们在这些新发现面前成了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宇宙成了无需造物主和精神观念的进化物。科学作为新的标志代替了东方“天”的地位,同时也取代了西方上帝的位置。这个知识系统在未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奥洛夫·李丁著《从道教到爱因斯坦》给了我们一个别样的哲学解读……这些也是本丛书奉献给读者们的“热点”和“看点”。

不难看出,与20乃至30多年前的文化研究迥然不同的是,当今欧美学者的文化研究已经超越了经院哲学式的研究方法。他们不再

把文化研究仅仅看做是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形式,更脱离了无休止的概念界定的窠臼。正如本·阿格在《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中所提出,文化研究的中心见解之一就是没有单一的文化研究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没有程序化的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方法论和明确的批评话题。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区别日渐削减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无处不在。因此,文化研究拒绝对其关注的文化产品经典化,从科学到科幻,没有经典,只有异质文化形态。这股强大的力量能够帮助扭转把文化研究变成一门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学科趋势。去经典、去学科、去单一的文化研究方法与模式,同时去挑战忽视其他文化形式存在的主流文化,恰恰是本·阿格等学者竭力倡导的研究路径,这个研究路径值得中国学术界关注。这种看似激进的研究路径并不是说文化研究只探询文化的差异,不再关心文化的共性,恰恰相反,他强调的只是文化研究“没有先决的方法论”,他显然已经预料到会有人指责说文化研究只不过是一种没有严格理由的文化阐释混杂方式。但他更希望人们认识到,文化研究的学院化能使文化研究致命地偏离政治参与,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本·阿格无意于讨论什么是文化这样一个亘古的、带有经院哲学意味的古老话题,而是通过梳理文化研究中应当关注的各种共性问题,全面论述了什么是文化研究这个核心问题。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中的著作,虽研究视阈有所不同,但大都体现出去经典、去学科、去单一的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和研究方法。愿这套丛书为国内学术界打开另一扇新的窗口。

丛书总编写在《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付梓之际

致 谢

我想要感谢洛伦·格拉斯(Loren Glass)、特德·斯特里法斯(Ted Striphas)和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他们对此书的手稿给予了极具洞察力的评论:尤其是特德的详细回应非常有价值。还要感谢在我写作期间从昆士兰大学批判和文化研究中心得到的帮助。该项目本身是丽贝卡·巴登(Rebecca Barden)的主意(多谢!)。为了让我能顺利完成这本书,莉萨(Lisa)牺牲了很多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我:所有学习的时间。尼古拉斯(Nicholas)也一样。这本书谨献给所有读者,希望他们能从中受益,然后继续开拓创新。

文化研究：批评导论

《文化研究：批评导论》对文化研究从出现伊始到目前成为全球性领域作了一个全面的、具有启发性的简要介绍。它从描述文化研究的社会、理论历史和环境开始，随后介绍了重要领域里的一系列文章，意在引发讨论和提出问题。每一个主题章节都剖析和解释了一个重要的话题。

章节包括：

- 学科
- 时间
- 空间
- 媒体和公共领域
- 身份
- 性与性别
- 价值

《文化研究：批评导论》不仅对课堂教学大有裨益，而且对所有对当代文化研究形式感兴趣或者想要熟悉该领域的人都颇具吸引力。西蒙·杜林(Simon During)目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教授。他是《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第二版, Routledge 1999)的编者,也是最近《现代魅力：世俗魔法的文化力量》(Modern Enchantments: The Cultural Power of Secular Magic)(2003)一书的作者。

绪 论

该书并不是对文化研究的一个普通介绍——一门我们可以定义为对当代文化进行参与性分析的学术领域。从三层不同意义上看，文化研究是正当的。首先，对自己所观察到的排斥、不公平和偏见不会采取中立的态度。它倾向于与那些社会结构给予最少的人站在一起，因而这里“参与”指的是政治的、批判的。其次，它是参与性的，因为它旨在提高和庆祝文化体验：部分通过分析文化形式及其社会基础来展现各种各样文化形式的乐趣。再次，这使它与其他学术作品截然不同，它意在将文化看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没有将其客观化。事实上，文化研究本身希望参与——加入到——世界中。

大多数关于文化研究的简介关注的是该学科的发展历史，通常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追溯，从左翼社会学、成人教学和文学批评的交叉混合产物，一直到它目前在全球学术界的散播，然后再描述一下其基本方法和兴趣范围。但这本书，在没有忽略这门学科历史和方法问题的前提下，是由一系列关于这门学科核心话题的短文组成，可在教室里激发讨论和新思想，但并不局限于教室。这本书并不针对一无所知的初学者（虽然我希望初学者会发现这本书很有启发性），更多针对的是那些经过初步学习后觉得自己还想进一步深入学习的人，同时给这个领域里有经验的行家们一些新的启发。

我之所以选择让该书采用特定主题短文的结构形式是因为我在课堂上的经验告诉我，教授文化研究最有效的方式是利用学生的文化兴趣，向他们展示学术作品可以延续他们的兴趣并帮助他们形成批判的眼光。短文是达到这些目标的理想方式。更宽泛地说，这本书是要通过展示这门学科可以怎样帮助我们理解和适应各种各样的

机构、媒体、概念和形态——从电视到多元文化主义，从文化遗产到酷儿政治，以便吸引学生到文化研究领域里来。但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该书在第一章里首先对该学科在过去和现在、它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流关系、它与高等教育变化的关系以及奠基这门学科一些关键争论作了一个简要的综述。

目 录

| | |
|------------------------------|---------|
| 丛书总序 | |
| ——国外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和研究趋向值得关注…… | (1) |
| 致 谢 | (1) |
| 文化研究:批评导论 | (1) |
| 绪 论 | (1) |
| 第一章 学科 | (1) |
| 1.1 走向全球化 | (1) |
| 1.2 产业文化(Industrial culture) | (9) |
| 1.3 文体和谱系 | (14) |
| 1.4 问题 | (34) |
| 第二章 时间 | (44) |
| 2.1 过去:文化历史/文化记忆 | (44) |
| 2.2 现在 | (54) |
| 2.3 未来:政策和预言 | (62) |
| 第三章 空间 | (71) |
| 3.1 全球化思维 | (71) |
| 3.2 区域的、国家的和本土的 | (85) |
| 第四章 媒体和公共领域 | (97) |
| 4.1 电视 | (97) |
| 4.2 流行音乐 | (111) |

| | |
|-----------------------------------|-------|
| 4.3 互联网和科技文化 | (126) |
| 第五章 身份 | (134) |
| 5.1 身份争论 | (134) |
| 5.2 多元文化主义 | (142) |
| 5.3 种族 | (150) |
| 第六章 性与性别 | (158) |
| 6.1 女性主义影响:今天的性别 | (158) |
| 6.2 酷儿文化 | (170) |
| 第七章 价值 | (179) |
| 7.1 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 | (179) |
| 7.2 文化的本质 | (194) |
| 结 语 | (201) |
| 英中文人名对照表 | (203) |
| 译文术语 | (212) |
| BIBLIOGRAPHY(原文参考书目) | (215) |
| INDEX(原文索引) | (232) |

第一章 学科

1.1 走向全球化

或许当今文化研究最显著的特点是,与贸易、金融、交流和大学教育体制一起,它正在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在绝大多数全国性的教育体系中,人们正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教授着这门学科。也就是说,无论你来自哪里,在这个领域里总会有人在研究“另一种文化”,而不是你自己文化的资料。这就是一种挑战。一方面,随着这门学科的全球化,我们很难找出一种文化环境作为标准,更别说全球性的标准。对话、交流、研究的界域正在不断延伸和扩展。这正好与这门学科的本意相符,因为它从不宣称自己是科学客观的,也很少认为自己拥有适用于不同文化的好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用一系列方法和理论来分析区域文化,这首先是从西方开始的。通过假装接受这些差异而使区域差异越来越少,这样这门学科变得逻辑清晰。全球化给这门学科带来的多样化的话题和历史,连同随后资料共享和权限的丧失,这些都威胁着要颠覆这门学科吸引专业人员来从事该学科吸引力。

文化—知识—产出的数量 and 专业化概念使单一的、综合的社会观点不太现实,而这一观点早在 18 世纪就已众所周知了(Barrell 1992)。然而,在现代文化研究中,这种感觉越来越少,不是由于混乱,而是缺失。例如,在 1998 年版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研究》杂志中,我们可以找到一篇关于哈姆雷特和马克思的传统文学评析文章、一篇关于消费至上和卢浮宫的社会学论文、一篇以档案为基础的南印

度殖民科学散文、一篇关于文化“混杂”理论的女性主义评论、一篇关于鲍勃·马利(Bob Marley)和黑人跨国主义的文章、一篇20世纪早期“萨克斯·儒默(Sax Rohmer)”笔下一系列流行小说中的中国坏蛋英雄傅满洲(Fu Manchu)的情境历史文章、一篇关于乳腺癌和美国“公共机构”的文章,甚至还有关于自制力的自我反省文章。

看到这些,很容易让人感觉自己像一个掉进了各种各样话题中的学术游客,这些话题之所以诱惑着学者们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异国情调,但是他们对它们却没有多少兴趣和责任。这就难怪外行人有时会对文化研究的野心和混乱翻起白眼。答案之一是将从事文化研究的教师和学生看作全球分散的事件和源头的衔接动力,认为他们或多或少为反对剥削和中心论的跨国运动服务。但是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这种高尚的学术责任却冒险夸大了这些话题对文化研究和发生地之间意义的差距——人文学科的学者们认为这些问题无足轻重。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牺牲了这个领域的主要特点之一:文化参与。

当今文化

尽管如此,混乱并不是全球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流动性才是。这门学科最感兴趣的文化形态正在日趋四处流动。这不仅从字面意义上来说是真的,它们正趋向于穿越空间和边界,而且从它们与社会和物质环境(经济、政治、教育、科技等等)的关系来说也是如此,它们的变化是如此的快速、彻底,尽管在不同地区它们变化的速度和方式不一样。文化的核心领域和体裁正在不断相互作用,从这个层面上讲也是真的。文化不是一件事物或者甚至一个体系,它是一系列的交易、加工、转变、实践、科技和机构等,从中事物和事件(比如电影、诗歌以及世界级的摔跤运动)得以生成,让人们来体验和消磨日子,从而在它们刚开始之初就充满差异和变化的不系统网络内以不同方式被赋予意义和价值。[这种模式并非是当代产物:这种文化理解的基础首先出现在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作品中]

就今天的文化研究而言,文化的对象都是“文本”(即它们都具有意义)、“事件”和“经历”,它们产自、随后又被扔回到由不均衡的权力流动、地位等级和各种交换、身份和愉悦等组成的社会力场。它们也是社会机构,一些设在政府里,一些是在市场上或者所谓的文明社会